桐城耆舊傳

桐城耆舊傳卷三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譔

方少卿傳弟十八　　　　　　　　桐城耆舊傳三

方公諱克字惟力號西川以家桐城及令桐鄉稱雙桐寄主守泉州泉州故名桐城又稱三桐寄主而當其官言路時海內無不言方西川直臣者公爲人隆額修軀髯垂過帶嘉靖五年進士授貴溪令縣有張眞人詞數干政公至獻符籙數百軸御不受眞人憚焉內艱歸尋補桐鄉以最徵爲南京四川道御史民留履立去思碑祀之名宦祠公在臺持風采不避權勢巨璫邱得守備南京專恣不法請益額外兵餉公疏劾之先是公仲父向以論中貴獲譴及公上疏人爲公危公慨然曰吾得

紹跡前人罪且甘之有詔革兵餉邸得謫戍孝陵出巡廬鳳倉糧墨吏望風去十六年皇子生應詔陳言謂推恩逮下賢才爲先薦遺賢及言事獲罪諸臣羅欽順何塘林大欽唐順之鄒守益崔銑等三十三人以疾乞歸公既以伉直著聲里人聞公歸率日攝之公蕭然如未遇時抵家未百里卽斂儀蓋令從者荷之乘馬趨入里門與母兄覺同居不異產郡國言孝謹以公爲稱首居仙巖湖上時與諸從兄弟載酒賦詩爲樂在告八年絕請謁然境內有大利害輒侃侃引義爭之再起爲泉州守西山眞先生嘗守泉州牓四字壁閒曰廉仁公勤公

申暢其旨以敕僚吏相約毋媿眞先生歲旱不雨禱之
一日雨民立甘雨碑公多病常臥閣中而民自化遷陝
西苑馬寺少卿明年致政歸仍棲湖上室無遺積卒祀
鄉賢

焉其祖曰世言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此鄙情也
長老走避內史萬石引爲至戒然其立朝純謹備位而
已少卿進爲司直退爲典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少卿有焉

盛侍郎傳弟十九

盛公諱汝謙字亨甫號古泉諸生時讀書白兔河側有

達官闒人夜泊河干問此間有佳士能共飲乎公往見
因從詢閩中海防要害及諸鹽鐵絲枲海泊之利劇談
夜分而罷達官謝曰君學究世務異日必爲國士嘉靖
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巡陝西茶馬時關中大
旱饑民萬餘依山嘯聚公至歎曰治孰有急于民命者
乎置茶馬弗問先議振濟令有司設糜粥三十里置一
厰擒始亂者數人斬之餘黨遂解及按畿輔歲復大饑
疏請帑金六萬以振以外艱歸服闋遷光祿寺少卿歲
汰冗費十數萬值嚴嵩柄國遂乞退或曰相公甚重公
顧一出其門華膴可立致公曰丈夫具鬚眉肯爲此邪

拂衣徑去嵩敗乃始復出累遷南太僕卿轉操江僉都御史綜核名實嚴以爲治尤崇奬孝義勸閱標兵沿江夙多盜置哨舟畫地防守申失事連坐之法群盜斂迹南京試院故編蘆葦爲號舍苦溼隘公捐金修拓甃以磚試者便之嘗一日江行見岸上軍譁心異之亟艤舟下令諸將吏以次見見卽飭各歸伍整軍待命徐察詢之是日諸軍以索糧忿主事者欲甘心以公至從容解散遂得免尋擢南京戶部右侍郎請告歸年七十公居鄉多清惠無爲州土橋河與縣境相接舊有守禦兵歲協助工役銀七百兩遂成額征公移文革之又與吳布

政一介議建城其後流賊至縣城以堅得全公之力也祀鄉賢里人鐫萬姓碑頌其德又別立祠合祀公及吳布政諸建城有功者公天性儉約一羊裘二十年補綴而服方明善先生嘗候之坐移時呼童進餐烹菔鹽魴不掩其豆對客引箸自如也未六十即居宿外館有內政請夫人於中堂青衣傳若儼若大賓子世貿字以忠萬歷十四年進士知江西萬安縣舉治行第一奉詔入京卒子道世世承字以烈萬歷五年進士至南光祿寺卿始官兵部歷四司部有大機務倚之以決備兵陝西墾河灘地千餘頃爲秦中世利以瑠禍例𥡴崇禎初起用

原官卒年八十有八里人亦立萬姓碑頌之祀鄉賢工爲詩有約泉集萬安孫斯唐字集陶博覽有文結交皆名宿與林古度錢虞山相唱和光祿子可藩字屏之號蓮生萬歷三十七年舉人戶部主事督運通州已又督昌密二鎮漕糧以瘁卒官子上林苑監署丞邦孚字允中上疏請邺贈光祿寺少卿上林子纘裕字孝寬諸生亦有名

馬其昶曰予讀漢書朱邑傳邑爲舒桐鄉嗇夫死葬桐鄉西郭外今縣西二十里石井鋪尙有朱大司農墓漢時桐未爲縣而鄉有西郭之名意其時固已建城堡桐

城在廬江縣西九十里西北界多古龍舒之境其東南鄉獨廣百八十里者古樅陽境也東漢廢樅陽併入舒晉復置樅陽隋於此置同安縣爲同安郡治唐廢郡而以縣屬舒州開元中移縣治山城葢在漢舒縣桐鄉域矣故於至德二載改名桐城宋元播遷城經兩徙而唐時之城遂久廢至明萬歷四年公與吳公始請撫按具題建磚城周六里爲門六曰東作曰西成曰南薰曰北拱西北曰宜民東南曰向陽凡費銀二萬一千餘兩負山瞰河形勢既得利賴永世縣人至今祠之不絕也

趙巡撫傳弟二十 子樅汀

趙公諱釴字鼎卿一字柱野父諱弼躬耕養母嘗拾遺金旅舍陽病臥待失者至還之性喜種竹自號一竹居公生有異禀舉嘉靖十九年鄉試第一二十三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擢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時咸寧侯仇鸞顓權恣横占役軍卒公巡視京營疏陳六弊勅士歸伍戎政大飭鸞深銜之丁父憂歸服闋起官累遷南太僕寺少卿先是民養種馬馬有鐙痕有司輒科以罪公曰畜馬不乘是貲物也弛令自便晉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巖疆僻遠苗民雜處會土舍韓甸逐正官糾叛苗為逆三省震撼公至討平之復慮東北界連廣西烏撒

諸土府民性輕躁易動條陳六事備善後皆議行每出
巡行郡縣輒進諸蠻問疾苦誘其俗之進古者導以禮
義夷情大悅城內多曠土棄不治公曰此有用地也乃
教民引水爲田黔民知水耕自是始公撫黔久政化流
聞有媢嫉之者調用南京遂告歸自號八杜野人居常
選客遨遊賦詩或攜子鴻賜徜徉山中嘗製油幕爲行
亭卒日遊一山有司欲見之輒以病謝偶適田間見藤
花滿樹即暢然呼酒其下召主人曰幸勿翦吾當歲一
醉此居數年卒其學以致良知爲宗適用爲輔嘗新陽
明書院於滁州闢宜秘洞於里聚諸生講習興起甚衆

建祠堂祀先世歲二舉祭置義田一區供祭費推其餘
周三黨之不給者生平博覽羣籍居諫垣時與編修陸
樹聲輩號嘉靖四傑文辭典麗箸古今原始十五卷鶴
林子五卷無聞堂稿十七卷子鴻賜
樅江先生諱鴻賜字承先好古篤行師事耿天臺張甑
山羅明德與焦漪園輩俱稱高弟弟子初巡撫家居建
祠堂義田先生贊佐之力爲多巡撫卒晨興必朝於廟
祠政家規率而行之又集多士爲陋巷會戒約衍新建
良知之旨學者稱樅江先生箸無甚高論七卷跪石齋
稿海鷗吟共若干卷子士先字元振萬歷間貢生能世

其學
馬其昶曰予讀潘蜀藻龍眠風雅稱公有省吾錄及與
羅汝芳王愼中往還書多言存省之要其後樅江傳業
而公弟鈞州銳又出何省齋先生之門一時父子兄弟
遂皆爲名儒矣古今原始今刻格致叢書中世多有

趙鈞州戴林兩僉事傳弟二十一

趙公諱銳字子恆少慧受書日千言聞何省齋講學以
主敬爲要名節爲基遂往師之嘉靖十九年與兄都御
史釴同舉於鄉養親不仕親歿爲建甯令郡守有横征
公持不可擢知鈞州巡撫章公煥御下嚴不假辭色公

始見歷階言曰明公以廉恥待下吏下吏敢不以廉恥自待章公改容禮之嘗使按事他邑簿實放因自去章公怒以爲縱舍有罪盛氣待之公前對曰以法繩下則人皆可誅若法窮繩絕於民何裨不若寬其末而嚴其本也章公默不語徐曰子有道之士延之卧閤與暢論艮知至善之說因相結契尋乞休歸日手一卷欣然誦覽年六十三病目曰天忌我讀邪邑有老儒范半醒諱崇仁年九十能默誦經注曰我多君三十年吾以口爲子以耳觀天烏能忌之公相視而笑未幾卒學者稱恆菴先生先是正統間以耆壽稱者有石内舍諱英與許

潛初魏谿叟三人同庚生也許魏年逾九十相約棄家
修道不返内舍居北郭古塘百歲日賦詩懷之又三年
卒子七孫二十三手種白菓樹兩株樹各七分枝其曾
孫麟字永也有白菓樹歌載明詩綜
戴公諱完字仲修其先元至正間有諱智富者由新安
來遷明太祖自將伐僞漢助餉三百石太祖嘉之給義
民帖洪武三年賜助國功臣劄並水田三百畝免其稅
公其七世孫也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戸部主事分司
德州羨金悉入公藏大司徒聞其貧俊以視太倉公謁
相國夏公曰臣病脾太倉當冷食謹辭夏笑曰君故廉

不欲太倉耳改刑部郎中時嚴嵩用事不私謁嵩憾之會郎中張翀上疏刻嵩杖戍嵩偵其疏出公手遂外補貴州僉事三月恩威並流乞病歸年甫四十其論學獨宗新建與張甑山羅近溪王龍溪論難往復家居四十年年七十九卒子君禴字承延號龍門由明經授光祿寺丞君社號洪嵐皆能守家學孫耆昌耆顯萬歷二十八年同舉鄉試耆顯後成進士官禮部主事工詩有梳河集

林公諱有望號未軒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邵武縣累遷兵部職方郎中嚴嵩專政忌其彊直以僉事出備兵

瀘潡三上疏詆嵩遂挂冠去吏白羨金十萬弗顧在官十年不營一廛一畝既歸築室洞賓泉撰論自娛著史綱辨疑四卷四庫全書存目子允瀘字渡之諸生有文名

馬其昶曰鈞州僉事皆難進易退學有自得砥節不橈者也鈞州傳業何門戴僉事亦孳窮性命之趣舊志皆推爲理學林僉事未聞淵源所自觀所箸書頗涉乙部不純言儒然儒究亦豈徇言哉

阮巡撫傳弟二十二 從子滄州

阮公諱鶚字應薦號函峯少負奇有大志執義歐陽文

莊公門下因得聞陽明王氏之學舉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擢御史巡按順天進士王聯劾中丞胡纘宗誹謗上震怒無敢言者公白其誣抵聯法督順天學校士涿州會寇薄都城率諸生登陴助城守寇退條上禦寇十策皆報可俄改浙江提學副使時浙久患倭公至即督諸生習弓矢講陳法未幾浙城戒嚴屬邑士民競趨城下城門閉議者禁毋得開門懼賊闌入士女數十萬哭城下公憤甚曰賊去我尚一舍奈何坐棄吾民以委賊乎即手劍開武林門陳兵月城中令負輜重者左婦孺右以次進毋相踐士卒皆傳餐馬上更

休如此者四五日盡存活之遣諸生偕壯士出擊賊賊遁遂除浙江巡撫兼理福建賊酋徐海眾三萬攻乍浦公募壯勇突賊圍攻之潛兵夜擊賊嘉興臨平山追至皂林賊悉眾奔桐鄉公先已馳入與知縣金燕死守相持四十餘日賊勢分而總制胡宗憲因得從容設方略以誘賊戮其魁桐鄉之圍亦解是時倭禍烈當事者欲息肩於撫公獨奮欲滅賊遂督兵由縉雲直驅復仙居移師雁門乘雪夜登舟山屠滅之浙平進秩一賜金幣五及賊奔閩公撫閩事皆倉卒辦集乃急督兵營洪山橋以衛會城屢有捷獲賜金幣是時閩軍窳不可用公

益持疉不輕戰御史宋儀望劾之逮下獄浙人爭詣岳
武穆祠爲公祈禳尋罷歸除名集生徒講學不倦著禮
要樂則二卷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二卷久之長子崙上
書訟寃不報萬歷閒次子自華復泣血疏陳詔復爵賜
祭葬祀鄉賢及浙江名宦萬歷二十六年子自華及孫
以鼎同舉進士華官福建邵武府知府鼎官河南布政
司參政其後移居懷甯遂爲懷甯人
滄州公自嵩字思竹巡撫從子也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授刑部主事忤嚴嵩謫判沔陽州民多逋賦逮繫乃出
官錢抵逋一日脫二百餘人於獄以情景藩閹豎所奪

民田被論世宗原其無罪再判濮州平役法均田賦民
深藏之後復觸權要以滄州守歸孫之鉏自有傳
馬其昶曰昔福清葉公向高言倭初發難時所遣卒見
賊皆股栗公出軍洪山橋一夕守城卒相驚賊至烏龕
去頃之稍定知爲夢魘耳人情如此而議者乃以不戰
咎公夫使公浪戰不量力一跌無三山矣無三山是無
閩也公輕出以疑之厚集以待之水陸部署以掎之賊
不能薄城而軍而三山宴如則公之所全大矣閩人言
閩欲徵公者或以此衷矣杭州武林門外舊有公祠雍
正初彭城李公巡撫浙江飭有司重葺之是公之有造

於浙民久不忘而史氏記乃頗於公多微詞豈據當時忌者之言而遂未詳歟予本葉公所撰墓志及李重修祠記敘錄於右

張僉事傳第二十三

張公諱澤字大破先世遷桐城居雲田坂爲雲田張氏高祖傑喜施貧崇信釋氏嘗歲祲捐粟千石落其家公生前一歲鄰人夢大石立其中庭金標古篆文四曰澤破萬里及公生因命之曰澤而字以大破既長爲郡諸生未知名盛侍郎重之數過廬講論嘉靖二十六年以選貢授沅江令攝武陵以憂去官貧不能具禮稱貸襄

事入謂之債官除服補巫山卻茶稅置驛傳歲饑出俸錢買粟以振救民俗尚女巫火其神杖之擢衢州通判知廣安州道出巫山巫山民爭前奉巵酒車不得行乃步行數里去既至廣安一日決淹獄五十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裁決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貸焉知闘閧有推官某者索賕不獲怒戒閽人勿入知州公至不得入乃壞垣入曰吾有蔡許君採之吾亦將採君蔡矣推官慚而去先是銓曹書其名於壁曰天下廉吏張澤及入計至都相國徐公附開其賢招之公曰舉吏聽冢宰黜陟某不肯安敢以私謁於是銓曹奏治行

天下第一擢雲南僉事分巡安普繼巡武定未幾而鳳繼祖之亂作公爲人任氣有文武大略不畏強勢而居官所至以循良稱初任沅江邑多曠土招民開墾貸牛種俗阡陌沅江大治會武陵有洞寇令不辦大吏乃檄公攝其事公至則率兵禦之陽卻縱賊賊大掠明日復御賊懈乃陰以奇兵擣其巢禽斬之其在衢州出逋賦繫獄者寬其期民感泣輸逋衢亦大治是時龍遊常山皆乏令大吏議以公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乃復使公攝常山督府胡宗憲厲威稜前驅求索無厭無敢逆者公縛而杖之解印綬待罪胡公更延接加禮戒部

下曰爾不知此郡有廉吏乎督府新募兵數百擁主糧
者而譟公馳諭之衆遂解散有礦寇擾處州傷官軍將
及衢衢守議避之公曰不可乃單騎出諭之給米數石
曰爲爾歸餉毋擾我民寇退相戒不入衢境公之赴滇
南也僅以兩僮自隨雲南去家萬里至是乃適符前夢
及亂作遂終仗節死於此矣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也
其兄爲酋長死無子夷俗無子死則以妻護印繼祖冶
兵攻其兄妻因拒命撫按議討之公曰小醜動大衆不
武若調發夷兵不用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日
可計擒耳不聽使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檄曰我欲計萬

全乃疑我怯邪遂往一戰而勝賊走險追及戰復勝賊
走渡河公使部將登高望之無所見麾其衆進半渡伏
起兵潰被執賊不敢害已而督府調大兵會討公居賊
寨衣冠危坐時時讓以大義賊稱張爺烈士大兵旣集
賊獻千金乞手書求赦公叱曰天朝人臣甯爲賊作說
客邪脅以刃公復叱之賊終不加害使輕騎送公還道
遇他賊死之賊復歸公屍踰月繼祖伏誅事聞贈光祿
寺少卿賜廟額忠節祀鄉賢一子斯盛蔭入監　國朝
錄前代忠臣後裔立奉祀生雍正九年題准裔孫昌蔚
奉祀昌蔚卒子裕賢襲裕賢卒子達以生員襲達卒子

謀昭襲謀昭卒子型放襲

馬其昶曰公之遠宦滇南符夢祥矣而卒謇謇厥施不究烏覩所謂大破者邪方其平洞寇解叛卒片語卻兵其智慮材武豈出尋常下乎計畫不用身困於小夷卒以一死自明其非怯豈非烈丈夫之用心者哉

吳布政通判傳弟二十四

吳公諱一介字元石號菲菴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初授河南光州知州胥吏多貴勢家倰持吏長短爲民患公嚴御之無敢犯改禹州其俗歲旱禱雨輒娶巫公盡罷之致齋祈請雨乃大澍擢屯田員外郎時大興工役修

洪應樂成二殿造景王陵城廣渠門工曹之役無不關中人者公務自滌洗裁省甚鉅嘗以法答政府咨一人或危之公曰法如是吾不知其他政府果大怒將具彈首撰徐文貞公不可曰此人望也乃止遷江西副使備兵湖西會嶺南酋長作亂詔兩京大僚察舉疆吏京兆尹畢鏘疏薦公乃自湖西持節監南越軍是時賊首卞豹已屠電白電白令棄城走公授方略復其城生得豹破降數萬諸洞悉平進河南右布政使致仕歸公爲政以清靜甯謐爲本折獄依平處泰依儉生平未嘗俯仰人顏色嘗曰自有生以至蓋棺無一日不可死自筮仕

以至宦成無一日不可罷休時以爲名言父諱堂有純孝之稱公事親亦孝謹於兄夔夔如也於弟愉愉如也雖貴長者必名幼者無諾衣大布飯脫粟圖書自娛族人某以他事連坐繫縣獄齎儀物詣公求解再贈而三卻以爲無急難情無何禁卒請鑰令詰之對曰里大夫吳公來爲其族兄餽也令聞即日釋之桐城故無城公與盛侍郎倡議建之卒免流寇之難祀鄉賢子應賓應寵皆賢應賓字與甫廩膳生何文端葉文莊皆從受學子道謙刻其遺稿弟應賓題曰待韞集應賓自有傳應寵字畏卿孝友愿慤讓產伯兄畏卿子道新字湯

日號無齋天啟七年舉人以薦爲國子助教轉工部主事國變後徒步歸隱廣坐高談不屑讀其文如聽其言論所至詩歌盈篋箸潛德居詩集五十卷道約字博之幼工屬文值世亂莫能自効一託於詩凡關寨壁壘車戰水軍屯田馬政之類以韻語洞其源委年三十棄諸生隱居拔茅山詩唯流連光景有大安山房集

通判公諱承恩字公賜號平川明初始祖泰自婺源來遷爲高何吳氏一乳二子其後遂分榮華寶慶二宗公榮華後也嘉靖間以選貢授河陰令興革必中民之欲惡黃河既南徙民患之河忽北去四十里因命民築堤

河堧植柳數十萬株耕牧其中遂爲沃壤數年歲大饑民剝柳膚爲食曰此吳公活我柳也三十五年知新野甚有惠政築陂堰修學校遷潞南通判民泣送各持千錢百錢爲贐公曰昔劉寵受民一錢吾不逮寵乃引二錢而去家居多任邮之行嘗有盜夜入室索金公曰我宦無羸財惟匣有市魚金二十盜弗信脅取之弗得明日謂子曰吾恆懼以多財累汝今我乃以無財困未幾卒祀鄉賢同族昆弟諱承顏字公獻號鄰崖萬歷開歲貢生謁選授建安丞御莅倉攝崇安諸邑以廉著亦祀鄉賢子善謙字伯亨號眞嶺萬歷三十七年舉人初任

台州推官卓與擢監察御史章數十上巡鹽榷木蔑拒規費以執法觸權貴怒向所論劾者復秉閒中傷之遂乞休歸

馬其昶曰布政自副使轉大參新淦令李樂隨俗賦以十金公怫然曰先生賢者顧亦以此汚我李退自愧因歎世未嘗無人焉麻溪之吳四傳分東西股東有布政宮諭司馬西有廷尉黃州名賢繼起族益蕃大可謂盛矣高何二宗如膠之嘶外此尚有豸林馬埠與麻溪高何俱異派云

胡澤菴先生傳弟二十五

胡先生諱效才字用甫先世有曰會者自徽州徙桐城是爲東門胡氏先生孝事繼母母怒率妻跪至夜分候解乃起家貧授徒以養資祭喪葬不諉諸父諸弟自勝衣就傅便懷高識厲希聖之志四方從學者衆而同里方明善尤著稱焉其論學以謂王霸之分義利而已矣義利之判起於微渺極於至大危乎危乎又嘗教諸生曰伯安倡教良知天下從靡其說主張太過流弊遂至混儒釋以格物致知爲贅天下小人竊之益肆爲無忌憚不可止矣嘗遊江陰江陰令吳惟嶽故人也以幣交不受强之受布二端歸以一端奉母一三分之頒妻及

二弟婦年五十喪父哀毀病脾及嘉靖四十四年成進士觀政疾轉劇與弟書曰吾不及終母養以遺二弟遂卒於京邸學者私謚文孝先生祀鄉賢子瓚自有傳孫旻祚字汞肩號樸學邑諸生流寇擾楚曰桐亂兆矣遂辟地池陽遷金陵鼎革後還里皆以先幾免難攜幼子彌彈隱西環山中誅茅種菜顏其居曰環山荷薪老人息影處四十年閒足跡不一及城市箸駢雅百六十卷包羅博絡雖當世宿儒莫能難也晚頗悅佛告家人曰吾以某日逝至期遂卒彌彈字彥三號石鄰諸生博學强識克紹其學箸石門詩文集五卷

馬其祀曰新建之學陳淸瀾𬓯論深詆之我　朝諸儒目覩流極益有以明辨其失然同門異戶之爭或不無少溢焉先生與新建並世一言而盡其本末當物不過尤可謂知言者乎

何棲霞傳第二十六　子布政

何公諱思鼇字子極號海漁世居縣南之青山性至孝仲父無子欲以爲後仲故多財公私歎曰父母可以千金易乎固辭卒經紀仲父喪葬教授歲數十人修脯不自私比析產惟兄所欲牒旣具不忍視相持而泣邑治城兄當受役公曰奈何困吾兄因分任之嘉靖間以貢

生廷試第一授山東棲霞知縣棲霞地瘠民什九流亡
前令率坐賦不及格罷公慈惠爲政勸農予耕具免其
口賦民亦愛重令所輸賦視曩數倍公曰是可以教矣
因輯邑志編定山川圖考分都鄙里社相與約法每社
尊禮耆碩數人爲長若副别選才行尤高者爲社師歲
時巡行勸課輒召試其子弟以稽勤惰而奬戒之卽於
社中聽一社之獄鄉父老率旁觀得言其不平終公之
任無寃者富民王氏誤殺人吏謂王高貲宜遠嫌公竟
擬減等按察使疑其獄繼察得實益重之時有倭警大
吏下防禦十策瀕海州縣率勞費公寢不下終亦無事

會二子相繼舉於鄉因致仕去裝兩簏一馬負之民擁哭父老各供具相從曰終不令廉吏自食於途也從至家彌月乃去既去猶望青山而哭公既歸掃軌讀書不造請官府邑令永康倪公以大賓禮饗之强爲一出衆覩其威儀咸歎息驩敬家青山聚族居比失火至公室竟息或以爲慶公踧踖曰偶然耳歲旱與鄰共塘溉鄰專水僕請爭之公曰天若雨自得水郎終不雨彼特後我槁耳何爭爲其行厚類此祀鄉賢子如達如申如寵如寵自有傳

布政公諱如申字仲嘉號虛白少有文譽試藝名在二

三衆即稱屈萬歷二十六年與弟文端公同舉進士文端來廷對以病歸公竟與偕歸後三歲始赴廷對又二年當授官矣聞父小不懌即日省覲服闋授戶部主事日鍵戶搜本曹文卷掌故不與讌遊督遼東糧儲餉至不敢緘立召衞士廷給之擢處州知府諸衞士遮言巡撫乞疏留久任竟得請尋以參政分守嘉湖累遷浙江右布政使引疾歸後任者閱其貧檢前贖鍰遣使送致時公病劇弗能語猶搖手戒勿受初公微時讀書縣城母太夫人居青山月致粲偶乏甚脫一簪寄之公捧之而泣後舉於鄉侍父棲霞任所三年不爲婦子辦一襦

曰吾忍忘吾母脫簪時乎及旣貴所遺郭外田不供饘粥於是公弟文端公乃稱曰夫以二十年之貧儒從父官舍不以一襦寄妻子爲母故也以十年不遇之孝廉初傳一第置之若遺爲弟故也以六年未官之進士將拜命旬日之閒去之惟恐不速爲父故也然則仲嘉自孝友外其孰有急焉者乎之人也之德也尚待臚舉繁稱始見其不負朝廷邪後祀鄉賢子應瓊應璿應珽應琯應珏皆有學行守高不仕唯珏以副貢至黃州知府璿字子政諸生以孝友仁惠見稱與馬孝子爾其交最篤晚歲夢得篆印其文四曰淡然若石遂號淡石子永

紹

馬其昶曰余幼侍大人竊聞先輩爲州縣令者每後嗣衰替不然則必有勃興者如何氏張氏相國其先世皆官州縣方氏有天台姚氏有湘潭副使予家太僕亦始仕分宜豈不以其職最親民爲德爲殃皆至捷也棲霞之澤厚矣布政復以清介顯兄弟並登台鼎監司豈爲過乎

張參政傳第二十七

張公諱渲字希古號懷琴其先洪永間自鄱陽來遷五傳至公隆慶二年進士授浙江永康令吏民姦黠健訟

連告罷七令公至日夜披卷牘剖决如流民赴訴卽訊
道遠近示訊期如期至裹飯一包訟卽已民聞私號曰
張一包其俗有睚眦嫌輒妄以人命相告言案驗不實
卽坐之誣訟遂絕益盡心勸農興學風化大行巨盜盧
十八剽庫金積十餘歲名捕不得御史以屬公剋期三
月得盜檄下公陽笑曰盜遁久矣安所從得捕寢不行
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公言意自安吏多逋
責公乃令人告吏繫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吏願自
効請以婦代繫而已出償責十八聞之亟往視婦因醉
擒之被檄僅兩月耳歲旱剽掠公行下令刼奪者死有

奪米五斗者囚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刼米者
遂無敢復刼以治行第一內召甫就車顧曰某所某盜
可縛來如言跡之果得盜人駭其神公曰此盜捕之急
則逝今聞吾去乃歸耳民扳轅流涕肖像刱祠而祀之
先是公將去位有老民年逾七十求見問之則曰吾母
年百幾十矣兄年九十母聞神君名欲得一見而目盲
廢疾不獲至公堂公肯屈一臨乎許之輕騎至母出拜
曰百年來無好官如公者老婢有自織絲一縷藏之久
矣願公縫裳以為公壽時人傳為美談擢禮部主事歷
郎中江陵張公母喪欲得公屬辭致奠密使人謂之且

曰郎日晉京堂矣公謝不能乞病歸在告八年起建甯
知府治郡惟崇情大進湖廣荆岳兵備副使楚大祲多
盜公曰盜緐卒由民飢不振之盜未易止也捐俸錢以
倡富室又出公費千金爲百姓償逋時浙有召募兵撫
按議散遣兵皆洶洶公曰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壯勇
事遂定以病乞休二年薦起嚴杭道遷陜西臨鞏道參
政辭疾甚力時年五十撫按屢疏薦不起公諳習典故
居鄉厖隅截然有民婦罹於妖婦問所畏曰張參政正
直不可犯也明日其夫以狀請公笑曰吾安能治此書
狀尾數語去妖遂絕年七十三卒祀鄉賢子士維士縉

士繡士絅維自有傳

馬其祀曰公始令承康發姦擿伏號稱神明繼忤時牟

戢翼不翔流慶斂福以餉厥後余嘗瞻公遺像月注視

烱然攝人在左若視左在右若視右

桐城耆舊傳卷四目錄

邑後學馬其昶通伯譔

方明壽先生傳第二十八

桐城耆舊傳四

方先生諱學漸字達卿父諱祉字子受諸生以孝友著稱先生十歲能屬文趙釣州銳有高名老無子一女愼所適奇先生文妻之父卒恐取遺產奉伯兄已而兄貧甚復劃婦家膄田與之庭有杞楓二樹榦條牢結因亭其下曰連理亭是時漢陽張甑山緒爲桐城教諭而耿天臺督學南畿皆倡言性理先生旣壻於釣州又師事甑山甑山器之言於令先生匿不應試曰因人詭遇吾不爲也甑山避席謝之其後復從鄒東廓呂新吾溈少墟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遊道日精高公嘗舉先生與

涇陽並稱以布衣主壇席者二十餘年築桐川會館祀
孔子配以甑山省齋以縣人知學自甑山省齋始也先
生旣闢館月與同志講習性善之旨掊擊空幻於是有
心學宗性善繹桐川語諸篇遠近慕風競爲社會先生
負重望嘗一應有司請賓於鄉不再至而千里赴會講
學於是有會言有東遊北遊南遊諸記顧涇陽嘗曰先
生至予邑數日邑侯陳石湖先爲始往報瀨發具一舟
謝御之從者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强予輩亦不之强
也先生性淡泊喜善規惡出以至誠捐金刱祠堂纂家
乘置田供祀作祠規倣睢敬詩一準古禮立宗法時宗

子貧爲傭保導之習禮月給租膳之爲娶妻生子大宗
因以不絕行游郊原輒瘞埋骸骨置義塚西山之麓嘗
曰得及吾之生也隨分薄施足矣年七十五卒學者私
謚明善先生祀鄉賢著易緐十卷孝經繹一卷心學宗
四卷桐彝三卷續二卷迦訓二十卷崇本堂稿二十二
卷續二卷刪稿四卷子大鎮大理少卿自有傳大鉉字
君節號玉峽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戸部主事大欽字君
典郡廩生長孫若洙號蓮江名冠諸生中嘗評定古今
文數千卷門人私謚貞隱先生君典四子次子仲嘉後
最盛

童先生諱自澄字定夫萬歷間布衣初見張甑山即毅然有躬修之志嘗曰泰州起布衣爲餘姚高足彼丈夫也遂交友四方建輔仁會館於樅陽嘗坐一小樓曰靜齋積三十年弟子彌衆年八十四卒

姚先生諱希顏字崇孔號克齋縣學生家貧有兄旣婚求析產乃盡推田宅於兄獨與妻繆氏奉母𢾺居曰吾任饋若任績以養吾母繆敬諾繆亦善事姑己穅粃而姑食粲己旬一蔬而姑日進肉門以內肅肅如也先生爲學重躬行與方明善倡講學之會明善子大鎭又先生女夫也天啓中爲大名府推官先生送女之大名衣

白布帛衣請以帛易不可居三日去晚治薄田數畝教授弟子甚衆

馬其昶曰昔張太傅稱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風教食其澤者累世皆先生之穀詒也童姚二先生亦以清白世家顧不及方氏熾盛或言明善先生善相墓嘗自卜營域而張太傅之先有參政姚氏有開化皆精其術吾邑墓地三家多得形勝其後亦最昌豈其適然與抑山川之氣與人先祖及其子孫之氣有交相通感如後漢書載袁安之事者與吾嘗覆按之蓋不爽云

姚葵軒公傳第二十九

姚公諱希廉號葵軒參政曾孫家貧早孤孝事寡母季弟方襁褓仲弟又卒遺一男家事殷有子六人皆慧因自操家課耕千里延名師教子至粥產共具束脩豫儲中堂閤上每月朔拜而後致見文儒敦行有道之士必款洽竟談以飲諸子閤見每宵分篝火潛攜杖聽諸子誦書聲因顏其館曰聽玉性能飲喜載酒出遊酒酣輒賦詩其行多長者或浼以非義事則謝曰豈無天乎嘗困於徭役族諸生某例得免役請之不應憾甚值歲除夕炊麥半升未熟追呼已在門於是慨焉感懷賦詩一章貽諸子曰子孫他日有興者當厚恤宗人也吾詩誌

之矣然公在時諸子試輒不遇其後四子祖虞本虞衍
虞自虞一歲同取充學官弟子兩孫皆第進士遂世其
家爲顯族似葵公諱自虞字智思通易教授甚衆隆慶
間以明經入貢詔賜博士冠服不受歸子之蘭釋褐詔
之曰士重始進宜有遐世之識無以科名榮利炫也不
滿其量不易其樂不改其度斯君子矣晚歲喜爲詩預
知死日取扇履諸物題詩分寄所親至期果卒祀鄉賢
初似葵兄弟同歲入郡邑庠而葵軒已前歿相與酹酒
哭父之墓已召族人苦徭役者曰吾四人例當復役以
復吾族成先君子之志又各賦詩一章以和之

馬其昶曰葵軒感懷賦詩所謂麥飯詩也吾聞其後有
舉甲乙科者先上冢致祭退輒和詩一章自明以來蓋
成帙矣而其族諸生後聞和詩輒慚至姬傳先生登第
乃不肯和詩

左太公傳弟三十

左太公諱出穎字韜甫號碧衢少保忠毅公父也其先
涇縣人祖匡正佐唐有功廟食於涇後徙潛山明洪武
初有曰代一者復遷居桐城橫埠河五傳當成化時松
坡公諱麟字天祥有義俠之行邑中蘆課重貧者至歲
除尚以逋賦逮繫獄中公與妻張氏謀出貲代之輸不

足則賣腴田仍不足乃稱貸以輸明年官追課箠楚如前歎曰代輸課無已時豈若撾登聞鼓刎頸闕下籲減課邪遂齎疏北行有家童曰左恩抵闕先一日恩竊其疏疏而泣曰主不可死若天子御朝咨詢蘆課積弊非熟悉利害對未易稱旨則今日之碎首午門以死者小人事也於是伏闕上疏左恩死於交戟之下公蒙召見允奏減課額十之三既歸里人錢某慕其義知公前後費千金願助三百公卽受之用其金造石橋利涉行者賴焉再傳至太公太公有大略喜怒不形處囂若寂在險若夷蓋天性然也嘗讀史手輯漢宋黨禍成書名曰

讀史拾餘忠毅初第時卽舉以授之其後忠毅果觸逆璫魏忠賢怒斥爲民罷歸心知禍未艾無免理一日置酒使小僮於太公前作樂爲商聲歌舞楊忠愍事忠愍者楊公椒山劾嚴嵩得罪死都市者也太公默曉其旨慨然歎曰楊公丈夫哉卽不知楊公父在何如者且夫范滂母婦人也尚能爾吾安能娓娓娓巾幗乎已而忠賢果矯旨逮問緹騎至縣忠毅使人微覘太公見太公容詞坦施不改常度心以稍安忠毅拷掠旣死所司承望風旨徵贜甚急又訛言當族使者已發京師矣時太公年逾八十其配周夫人以慟子死長嗣光霽以憂死

而太公應之舒警皆適其節明年懷宗御極誅魏忠賢及其黨而贈忠毅右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竝贈三代皆如其官賜祭葬有加自忠毅之逮以至其死太公雖心哀之泣下數行而已至是以天子命發藁更葬禮成乃始仰天大慟慟已復笑曰吾今可以死矣遂端坐瞑目不語又徐徐旁睨請問之曰聊以驗鬼神之有無耳歿年八十有四祀鄉賢何文端公常語人曰每晤左太公覺吾氣猶未沈未靜於患難時徵之更復淵然太公子九人忠毅次五侍御次七皆自有傳其弟三子光前字繼之號還貞以孝聞太公治家性不務織嗇食指

衆懲甚又不欲九人中獨委一人也還貞微窺其意乘閒跪請願理家政分大人勞也雖甚不足於父母昆弟側必故爲愉快惟恐或知其匱太公嘗曰汝以一人耕供數十人食任取其粗衣食取其下汝治外汝婦治內吾無事矣及太公且歿猶言吾三男某者誠孝子也弟忠毅從逮欲俱行値母太夫人病乃以屬內兄周君洎母病已徒步至都則忠毅已死護櫬歸以丁太夫人憂致毀疾未幾太公即世病益篤臥苫塊中不就寢室一日告家人曰吾夜夢侍父母側甚懽遂瞑目而逝年五十九亦祀鄉賢乾隆閒　旌孝子弟光燦諸生崇禎十

年以罵流賊死知縣張公利民表之曰常山並烈馬其昶曰松坡剛正感物義僕趨死當亡動容太公閭樂感慨懼羞巾幗卒能成子大忠還貞督家寬弟於學哲非豪傑能若茲乎夫大賢舊迹厥有淵源嗚乎邈哉所從來矣

張恂所公傳第三十一

張公諱士維字立甫號恂所參政長子年十四補縣學生雖席華胄無上人之色參政在官遺之書曰聞汝兄弟居家敦樸且勤讀書甚慰此可以養德亦可養福語云盛極衰至福過災生造物之定理前哲之明訓近世

儒者若司馬君實邵康節尤惓惓言此思深而慮遠矣
於是公稟家誡愈自謙敕以利濟爲事人不及知行之
愈力再舉郡邑大賓卒年六十七其孫文端公曰聞諸
長老言王父敦龐渾厚嶷然如山嶽挹其風度可以挽
澆振靡也四子長秉文謚忠節自有傳三秉彝贈光祿
大夫文端父也字孩之號拙菴縣學生急人之難若身
受然不索逋不顯責人過接鄉里及臧獲皆以和平生
泊然無好修祭享培塋墓輯譜牒惟是爲務親叕廬墓
側墓樹交花文端既貴爲書諭之曰敬者德之基儉者
廉之本祖宗積德累世以及於汝爾咄芟命毋妄求也

卒年七十五子七長克儼克儼曾孫裕舉字又牧號樊
川乾隆十三年進士至國子監祭酒先是參政祀鄉賢
祠逓十八年㫖所公入祀其後光祿忠節同時祀而光
祿弟三子西渠五子文端六子文臯亦皆從祀凡四世
七祀鄉賢時論榮之西渠公諱杰字如三康熙閒貢生
爲蘇州府學訓導風裁峻整文端師事之子三人玄孫
裕棻自有傳文臯公諱夔以明經授靖江學訓導大吏
薦於　朝賜蟒服擢直隸平山知縣學官膺卓異之典
自此始也累遷廣平府同知祀廣平名宦祠子六人廷
琛號粟亭以孝聞嘗刲股療母疾乾隆時由教諭擢知

湖北宜都縣遷歸州有循良之譽

馬其昶曰張氏貴顯天下所推爲甲族乃其先皆務自斂約如此昔戴田有曰古人言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和莫和於左氏之所謂六順乖莫乖於左氏之所謂六逆若張相國家六順可謂備矣吾友方靈臯氏亦庶幾焉由戴先生之言觀之其流風世德可想也

周張夏金四孝子傳弟三十二

周孝子諱聘字延聘號克齋邑諸生八歲受小學論語即有意力行之旦夕見父母揖必恭有所喜惟父母之喜有所憂惟父母之憂自其幼時然終其身無不然所

居室災鄉鄰趨救孝子謝曰天實有討於不肖敢拒命乎望火再拜而已嘉靖末父母相繼歿勺飲不入弟强之少歠粥不蔬日三奠哭盡哀寢不離喪次歲餘忽謂予曰且日遠客來預爲備已而果然自是頗知休咎事卜葬地不吉卜先壠側吉宗人難之孝子不能得葬地哀奠至六年或曰時可免喪矣孝子曰我大事未襄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哀毀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閾苫塊刓敝見者惻惘知縣李公尚默使諸生往爲營葬於是宗人感其孝許葬先壠或謂當詣縣謝孝子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敢私謝族人代謝之李

公歎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以闋乎孝子曰爲人子至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凡孝子服喪十有二年家貧晚益困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生孝子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敢貪取乎舉鄉飲賓年七十餘卒同時有伍孝子諱艮田家貧傭力養父能娛適其意父卒匍匐於所厚家以身貸金計傭三載以償遂得斂葬父於母墓左葬畢七日抱父主適貸金家操作倍恆傭夜奉主寢室而泣於是三年工竣復抱父主返仍廬墓所年餘

張孝子諱思誼字秉德居邑東蓬頭山少孤母吳氏苦

節孝子事之無違色夏驅蚊冬燠鑪必親必戒將盥躬
進帨晨起冠而揖夕亦如之出而反必述所事探母意
所向曲致之嘗旅宿或少久必流涕而別有弟思諶孱
而愚母愛之每出母輒曰諶也無虞乎孝子戒弟勿復
出但坐室中侍母耳終母之世諶未嘗一日不在母側
進衣於母母恆以衣諶諶復以衣其妻孝子知之則更
索衣進母自是每爲母一衣亦爲諶一衣人欲請爲子
師不許則請致母夫人近舍以便養許之每食必舍肉
使侍者進母侍者感之亦分食以進其母孝子之視母
膳也恆拜以侑觴母習而安之恣飲啖年踰五十館方

學适家七夕歸省方之仵從堂隙窺之則坐母堂上躬進饌衣冠拜堂下起獻酒拱立少選更酌將徹下堂拜如初仵大駭歸以告學适學适曰嗟乎而知張先生事母之常儀類如是乎母八十餘卒孝子老矣哀慕如孺子妻齊氏早死時孝子年二十六曰吾妻致孝於吾母矣安忍忘之遂終不娶其善事繼母者有殷孝子諱效繼母夏奴視之使己二子就學美衣食而使孝子耕衣食不得與比孝子無纖介意晝趨田力作夕歸濯足更衣而侍色常愉父喜勞之益稍力致產千金分給諸弟不自私夏感悅過之有加

夏孝子諱子孝本名恩六歲失母父龍諸生爲童子師孝子隨父學九歲父得危疾且不起孝子潛取刀入室刲左股六寸調羹以進父食之頓愈翌日孝子痛劇父詰其故乃知向所食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以我故死吾兒乎里老以聞於官知府胡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詰朝得狀大驚召見爲易名子孝而字曰以忠督學御史胡植即取爲諸生月廩之太守胡公復屬貢士趙簡授之經嘉靖末父卒葬孔城麥園墩結茅墓側朝夕哭奠三年奉主返室始廬墓所子生甫逾歲女三月及後返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父也初漢川張甑山先生緒字

無意署桐城教諭以性理之學倡士孝子聞而慕之又出從王龍溪羅近溪耿楚侗諸先生遊學日精名日有聞耿公爲督學御史將疏聞於朝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買名乃止年五十六卒敕其子曰葬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妻汪氏四子長民懷字伯孺萬歷十九年舉人授安陸令母憂歸再補宜黃縣有吏能其執喪甚毀愛友諸弟里黨稱之

金孝子諱雝少遭亂陷賊母老賊棄之獨以孝子行數日乘閒逃去跡母故居及所嘗遊憩地不獲一日忽相遭葦荻閒母子乃得復聚母病地僻謁醫不得病有危

微孝子涕泣無所爲計因刲臂以進不效復門傍曰眞
輩不足錄邪聞古有割肝療疾者此可以代後命時孝
子尚盛有肌穴其左腹指入而肝不出又更稍廣之肝
以其未見受刃焉先是孝子念得肝母疑之事且敗乃
白母有從賊中得鹿者當往乞之其脯可扶羸母以病
亟止勿往孝子曰去此數武耳因出以肝濯諸池入投
之釜詭爲得脯母從枕上詫問是何異香邪籠吾左右
時有行室外者見其炊烟穿屋皆作瓔珞雲及孝子以
肝薦母啜汁少許病立瘥當是時離亂饑饉孝子獨一
身兩手左護創右磨麥以爲供旣久母乃覺之持孝子

泣孝子亦跪泣戒勿言及母年七十歲冀謀為壽於是母曰老婦不足辱長者然老婦所以得有今日由吾子也因泣下言狀人始知之

馬其昶曰周張夏三孝子其時皆在萬歷前金稍後今以類記之舊志稱其割肝為乙酉六月二十三日則當鼎革時也國史方志於孝義皆別紀夫孝通德也人人當勉若區為類傳於義狹矣然行有獨至舉其大者因可以厲風教余所記尤彰彰表著者豈尚何難哉從而之行蓋不可殫述也噫不忍以亡親買名夏孝子深遠矣

方太僕傳弟三十三　　子副使

方公諱大美字思濟一字黃中萬歷十四年進士授湖廣常德府推官擢御史聞父疾告歸遂丁憂服除起按江西再按河南順天遷太僕寺少卿以母老復告歸年六十喪母躃踊如孺子公性清正無欲薄之行在臺諫疏請御經筵裁中貴皆不存草及神宗實錄成人始知之巡按江西有稅璫橫甚公持法不阿璫雖心憚公橫如故民積憤欲殺之矢石及寢屋璫惶迫將自經公出諭民乃得解璫泣謝曰賴公長者得生公曰昔不汝撓正慮今日璫頓首請自今一如約束歲旱大疫民別親

戚皆走避病者公給醫藥親撫視之全活甚眾又捐祿入爲小宗建祠堂設義田子體乾承乾應乾俱恩貢生象乾至副使拱乾少詹事公旣歸手記田宅之籍示諸子曰吾增置田三百五十畝囊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乃朋友餽遺汝母積勤所致蓋惟恐其子之或意其財物之得於官也年六十二卒祀鄉賢應乾子授字子酉一字季子崇禎末諸生工爲詩乙酉之變薙髮狂走方外寓爾上陰求志節之士而友之是年冬五君子難作華嶪農王石雁爲之魁子酉本參其事幸得脫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而與周明基結詩社居久之

以丹老歸省歸而英霍山寨未靖子晉復預之逮繫入
獄以此破其家後復奉母來鄞寓陸氏之湖樓周明兄
弟袁貰爲買田以養遂卒於鄞湖上詩人罷詩會者期
年

副使諱錫乾字廣野天啟間貢生初授黃州通判贊畫
鳳督軍事總兵劉超叛詒書曉以禍福超就執敘功遷
高州海防同知轉廣州府同知至按察司副使備兵嶺
西分守平樂左江猺獞化服解組歸中途阻兵流寓廣
州卒性慷慨好施左忠毅之被逮也斂千金爲治裝居
官尤恢廓有大略子幟蕪湖訓導戩順治十四年舉人

曾孫苞自有傳

馬其昶曰世之祿仕者務居積大抵皆爲子孫計長久耳太僕所遺田宅止此誠可謂拙宦顧猶汲汲自明望溪先生嘗述其事以告後人嗚乎吾鄉盛時士大夫門風如此自今觀之豈非所謂不近人情者邪

吳觀我先生傳第三十四

吳先生諱應賓字尚之一字客卿布政弟四子母孫氏夢飛星入口而生少有聖童之目屬辭英妙塾師謝不及嘗與何仲嘉布政兄弟胡伯玉參政同族懋中司馬約會文日成七藝衆曆稱從之先生最後至衎不起草

藻麗無雙諸人皆自失年二十二登萬歷十四年進士授編修後以目疾告歸先生少孤事繼母程以孝聞兄弟怡怡率行古道以祀其先以敦於族通籍四十餘年布政所遺無毫髮增也既以目疾家居益玩心高明日使人誦所未讀書輒辨其訛脫按之果然有所造進子弟執簡口占授之其學則通儒釋貫天人宗一以爲歸以謂山蹊之徑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不離乎宗宗者宗其可爲聖也儒與釋之無我老之無身惟一之訓於書旨矣哉不知者知聖不知一也其知者知聖之各一其一不知其一其一也故其論性不出於

無我之一言曰無我者至善之體相有我者不善之依止堯舜之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無我而已矣桀紂之不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有我而已矣因箸宗一聖論十篇暢揚其旨天啟中同里左公光斗方公大任以學究性命交章論薦辭不赴詔加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上疏極論時政上嘉之宣付史館崇禎七年邑有民變遯於郊悵然曰天下自此不太平矣至南灣別墅坐而逝年七十所箸又有古本大學釋釋論五卷中庸釋論十二卷性善解一卷悟真篇方外遊釆真稿學易齋集各若干卷門人私謚宗一先生子道凝字子遠順

治四年進士爲奉化令才性俊邁草書尤横絕自謂似

李北海著大指齋詩集

馬其昶曰予讀宗一聖論緣聖以爲一緣一以爲宗其殆擬漆園氏之所爲邪不資聞見不踐故迹如川至雲蒸不可方物何其文之浩汗無涯也解體世紛結志區外湔物而忘我蓋亦道其所自得也

方大理傳弟三十五

方公諱大鎭字君靜號魯嶽早傳父學萬歷十七年進士授大名府推官能平反冤獄擢御史乞歸旋起巡鹽浙江時九邊軍餉半取給鹽課自萬歷二十七年增新

稅二萬六千餘號商竈重困邊食愈不給公立法清釐
粹私販應配者數千疏請鋼商竈新稅之半巡撫中州
福藩請從陽田四萬頃益湯沐三分起科計銀十二萬
兩奏減其半累遷大理寺少卿鄒忠介馮恭節建首善
書院核品嚴甚推重公公論學以性善爲宗論治必本
君德嘗奏進父學漸治平十二箴以謂聖人不緣居常
忽其戒儆小臣不因疎逖忘其進規又以陳白沙胡敬
齋兩先生自萬歷時已祀　孔子廟無謚上疏略曰祀
典謚典禮均至重我朝從祀孔廟自薛瑄王守仁外惟
獻章居仁文武諸臣得謚者僅百數從祀者止四人今

二臣祀而不謚於典有闕故事惟大臣得謚故瑄謚文清守仁謚文成今謚二臣似與例格然臣愚以爲謚者正爲賢者設也二臣之賢不減瑄與守仁既同祀廡位奈何獨靳於易名之典唐制養德邱園聲實並著則謚曰先生宋謚徐積節孝先生林逋和靖先生又宋臣魏了翁任希夷請謚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楊棟請謚羅從彥曰文質李侗曰文靖惇頤官不過虞部郎中顥不過御史裏行從彥不過主簿頤以布衣薦爲說書侗則終於布衣前朝賢者賜謚不論品位崇卑臣至愚陋敢以獻章居仁二臣賜謚爲請疏上陳謚文恭

胡謚文敬明代布衣之得謚始此又請召用鄒元標蔡悉周汝登等奉使往蜀陛辭力陳經筵四事及返羣小詆排正學毀書院鄒馮諸公皆去位先生築得同人于野遂乞休自號野同翁隱居白鹿山立荷薪館於明善祠旁性至孝年七十喪母哀慕如孺子廬墓側未及禫而卒門人私謚曰文孝祀本邑忠孝鄉賢及浙江名宦祠著易意詩意禮說若干卷奏議六卷荷薪義八卷田居乙記四卷盋𧸃居詩集十三卷文集十二卷

馬其昶曰明善先生在儒家獨著聞者以大理趾美累世傳業能光之也夫君子學修自完天職耳名顯嘶無

加損然德不獨善莫爲之後即來者何述大理以荷薪

名館有以哉其請謚疏旨亦云

吳司馬廷尉傳弟三十六

司馬吳公諱用先字體中一字本如號餘菴萬歷二十

年進士授臨川令均賦平役以最徵爲戶部主事歷議

曹出爲浙江按察使遷布政使皆有績尋擢都御史巡

撫四川時播酋爲亂大將劉綎以議餉不進公躬先出

師督綎合戰討平之疏革行都司並革五衛官管事改

五衛爲郡州縣兵俱隸之有司由是武弁侵虐居民及

交番逋茁諸弊悉除以疾去官家居八年起工部侍郎

會推少宰矣漏下有客過公稱慶且導謁時相公曰宰爲朝廷宰非相國宰也客不憚去明旦卽有總督宣大之命俄改薊遼總督時薊爲危疆公曰君命也何敢避難先是孫公承宗督師駐甯遠慮主款者撓己權上言總督督師宜勿兼設廷議不許孫公惡本兵多中制稱疾求罷時天啟二年也公旣至遼與孫公交驩無閒疏言臣抵任十日卽閱歷薊昌諸路星馳山海關至甯遠以臣所覩記非獨關外之難關內亦難也關內三協以選將練兵爲要義以修牆築臺爲急務以撫剿相濟戰守互用爲定策以崇節約惜軍愛民爲官方上溫旨

傳諭凡一歲中修邊衛十九處墩臺堡堞煥然增新邊
精告賈爲與鼓鑄勸轉輸杜侵冒由是餉足而諸邊
以甯會璫禍起致政歸卒於家崇禎初特賜贈廕祭葬
公少孤育於祖及長孝養備至與宮諭應賓同建宗祠
置義田著有周易筏語寒玉山房集祀鄉賢子日昌官
廕生鼎革後以枕藏唐王三詔爲家奴所首被執死於
市日昶字函三有夙慧七歲時一夕讀洪範成誦能背
寫廕中書舍人以璫禍起告歸性至孝雖流寓每歲必
一歸省先墓著世儀堂集
廷尉公諱應琦字景韓號玉華萬歷三十二年進士由

太常寺博士擢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沐藩驕獷不可制公甫按部值兩藩並建貢金驛騷慨然有澄清之志奪沐黔國公印於其子易封其父修學宮戮以石士民賴之又疏請蠲免貢金略曰廟廊之黃金五千開闢之白鏹不啻五萬自皇上御極四十三年進金幾二十萬則搜括絡藏不下二百餘萬矣滇地本不產金乃預給銀價市之秦隴巴蜀然後積銖成兩從一累千括之絕域貢之上方中使冒濫等之瓦礫而使荒徼有賣子粥女之慘臣竊爲陛下不取况滇俗囂悍其民易動數年間一變於楊監再變於鳳克三變於多酋今交阯烏撒又

見告矣兵械戰守一無足恃所恃者區區固結之民心耳若際此饑荒流離之時更驅以掊尅科斂之政臣誠有不忍言者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惟陛下留意疏入報可他所興利甚衆父艱歸除服還朝總憲鄒公元標以京畿重地難其人請授公浙江道御史巡視順永保河諸璫相戒勿犯遷大理少卿乞差南還堅臥不起奉詔徵乃勉一出授南大理卿仍請告歸嘗自言熹宗朝𢇁璫禍吾獨超然物外僉壬知吾不黨懷宗朝定逆案吾獨嚼然不滓君子諒吾不私年八十有二卒子用

鈐內閣中書用銘廩貢生

馬其昶曰孫公南陽集有感璫禍賦三十五忠詩吾鄉左忠毅吳司馬胥與焉且言起三十五人於九京未必人人大有勳烈然有勳烈者必此三十五人而應山楊忠烈公亦嘗奏記司馬以靖邊疆秉衡軸致期許由二公之言推之司馬之賢可知也延尉謗謗不爲詭隨亦不蹈危機身歿而名泰斯亦難矣

先太僕公傳弟三十七

公馬氏諱孟禎字泰符號六初少孤以善事母聞志略倬異有忠孝大節萬歷二十五年舉鄉試主試葉公向高奇賞之明年成進士知江西分宜縣侍出巡縣逾期

不返署中蔬米或告匱諭民自輸糧吏不得擾以徵賦不及四分爲戸部尚書趙世卿所劾鐫二秩民聞令當罷三日道賦悉完竟獲上考行取授主事鄒公元標高公國欽等力爭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當是時大學士朱賡李廷機秉政時論不與姚文蔚等附政府皆擯京卿又屢召還王錫爵錫爵辭不赴御揭痛詆言官而李廷機亦被劾奏辨於是公痛弃競之日甚而京堂冒濫異常也輔臣之譸張誤國也直道難容而讒諂至也乃上疏請顯斥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罷免朱賡李廷機並允王錫爵之請以謂秉道觸邪臣之職分雖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能挫臣不能鉗臣口不報復上疏陳要務
略曰方今天下亦何眷眷多事哉觀之天意則天意逆
觀之人事則人事壞說者謂萬歷三十年後朝野景象
不如二十年前二十年前又不如萬歷初愈邈愈下至
於今日而敝極矣漢臣有言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
於靜攝之中試一察之得不爲之寒心哉然則圖之維
何一曰通壅蔽臣惟上下交爲泰上下隔爲否自臨御
厯而中外臣工咫尺不得望天顏亦甚睽隔矣通下情
者惟章奏而章奏之入槪留中不發揚謚之禍開而壅
蔽之形成曷若逐日省發顯示天下以從違之的一曰

錄直臣臣惟國家得百諾諾之臣不若得一諤諤之臣若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等數十餘臣皆夙負忠貞久遭廢棄望上治天下不以此時急賜起用顧使依阿輭熟之諸列爵於朝而欲以之彌變回天豈可得哉一曰決用舍當任不任政務益墮當去不去廉恥愈喪望上試思目前總憲戎政等官關係國家何事自不得任其虛懸而被論諸臣忍恥含垢不能自決去者非望上急爲之去長安一片地肯輕棄乎一曰恤民窮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今日之民窮極矣輦轂之衆困於充商楚蜀之衆疲於採取水陸商賈苦於抽榷八省之慘不忍見

間夫獨非赤子乎而當事者不聞矜念固不可解也一日急遼餉今天下府庫孰非皇上有而皇上分別內外外者任其常竭今日借太僕明日借節慎內者欲其常盈今日著進收明日著進取方今遼地阽危枵腹待餉急捐此數十萬緡保全左倚即以保全京師若猶戀不能割萬一遼土脫巾咫尺邦畿衛保無恙而朽蠹之物獨能長存乎是又今日之萬不容緩者凡此五者諸臣言之已至厭陳皇上聞之亦至厭聽然而扶危定傾之策卒無以易此伏惟深留聖思天下幸甚時諸臣爲稅監詿陷逮繫甚衆至是參將李獲陽斃獄公言獲陽已

不可復生在衛獄尚有王邦才卞孔時滿朝薦在刑部
獄則有李嗣善皆以循良遭羅織將爲犭隻陽之續至楚
宗一獄華邪欺罔搆成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
高皇帝子孫乃令沈冤不釋而漫無所矜恤乎皆不省
代王庶子鼎渭鼎莎爭立公援祖訓有適立適無適立
長謂今宗藩要例有所竄易不足據部覆從公等議立
鼎渭爲代世子當神廟深居靜攝公疏百數十上直聲
震朝野石埭人孫大功倚京師力通權貴以採生割幼
自恣公廉得實坐院署立捕之中貴再四請不聽須臾
救牘盈尺悉揮之曰無及矣卒案論如法巡太倉銀庫

例進羨金萬餘金奏罷之巡長蘆鹽政卻陋規十萬以
蘇商困捐金修河堤貯倉穀建天門書院暇則召諸生
集講侑福王就國賜田二萬山東應給四千餘頃王欲
脅民膏腴公不可計租準值如故事脅小役㬋王遣承
奉覈田郡邑騷動公以爲福藩田不定則諸藩圖起不
特山左危天下皆危乃列其横暴狀陳祖訓王府不得
占買民業欽賜田畝租稅例赴州縣上納不得輒自收
責疏凡七八上卒報可王初出舟行俄改從陸公復阻
之王不懌而止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而張先房趙運
昌張廷拱曠鳴鸞洪中玉以言論忤時柄不得與公具

疏諭之是時齊楚浙三黨勢張忌公讜直出爲廣東副使以母老辭不赴天啟初起南京光祿少卿轉太僕以疑歸會魏忠賢用事御史王業浩遂劾公建幟東林且與左光斗善削奪爲民初公與左同里以節義相許及左被逮諂公以家屬爲寄公慨然曰吾事也以曾孫女許配其冢孫之乾時方值周魏爲婚羅禍之後人皆危之公不爲動然亦竟無恙也崇禎初復職起太僕卿秉銓者欲得公一通問公笑曰吾老婦晚媚人邪遂不復起卒年六十八祀鄉賢著有奏略四卷行世

其祠謹按蕭家店在縣南四十里有碑巍然紀公遺德

何文端公爲之語曰公之澤被數萬戸公不自有矜容

公之德修之數十年公未少有倦色居恆不以片牘干

有司邑有大利害嘗造令力爭居民倡亂相戒勿犯馬

公家及卒婦孺流涕罷市數日以吏役横呼方知前此

有所讋也公行載明史其祀謹據本傳及李公邦華所

纂墓誌益以公自爲疏并綴述文端之言以俟後君子

論焉

胡參政傳第三十八

胡公諱瓚字伯玉號心澤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都水

司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閘駐濟甯山東之水汶泗

爲大泗水之衝有金口壩會大霖雨沂泗交注堤不足以勝水壩堰盡壞公復修金口壩以遏水勢又造舟於汶上爲橋於𥁞陽民不病涉時議征稅濟甯公固言不便而止又建議輕兩湖蓼稅謂草以聚魚稅其子不得並稅其母萬歷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堌運道澀阻劉公東星來總河漕公因與論難往復謂黃堌不杜勢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宜濬賈魯河故道益治汶泗閘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嘗謂自濟以西地稍高水虞其出不虞其入自濟以東地近窪水虞其入不虞

其出如鄒所為淵源勝水諸泉其流盛濬之自易因與
有司約凡治泉一夫濬一泉泉水所匯則聚而役之各
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征於官
以疏濬運道有功增秩一等還部尋督修琉璃河橋遷
虞衡員外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嘗修盔甲二廠又
創火藥局於東隅以便收放且防積火為災不費水衡
一錢累擢江西右參政督理糧儲凡三督運飛輓無滯
旋予告歸杜門不與外事會邑中編審變亂祖制公昌
言不便當事者怨之至飛語上聞竟復舊又建祠置祭
田宗人德焉公性簡靜好學在官貽其從子書曰吾覩

汝輩猶子平生不喜人出一輕薄之言行一輕薄之行衆人皆躁鎭之以靜衆人皆華持之以樸凡矜躁趨華者吾門不願有此子孫也公初爲諸生時嘗手寫通鑑全書晚益淹洽所居曰萬卷樓日閱一卷爲常課著尚書過庭雅言若干卷禹貢備遺增注二卷泉河史十五卷解愠堂集若干卷

馬其昶曰公疏運治泉事載明史厥績懋矣獨其家居爭編審見忌事莫能言其詳龍眠古文錄公編審議有目無書後從胡氏譜見公與邑人論編審改法書因亟錄之其略曰諸丈負鄉里碩望苟可庇乎閭閻固無爱

齒頻況令甲昭垂一旦更革鄰封晏然吾邑創見如近日編審一事始於諛佞之單詞主以當事之獨任壞法亂常流禍無極祖制十一甲其充賦役十年一輪今則不論鄉圖止以八百畝當一賦役如一家八千畝更置一里是廢祖宗里甲之法矣祖制計口編丁如有消乏即以餘丁充補今則不論生齒止以五十畝定一丁不及此數盡與消除是廢祖宗戸口之法矣彼其意本欲以均役之說悅小民博聲譽且曰江南見行夫江南役法繁重人多飛詭白糧差役皆江北所無且其法除優免幾千畝外方與齊民均役猶自有節今則千畝而上

無一得免者衣冠比於編氓優免盡爲虛慝甚不可也若夫計畝成丁則畝多丁少盡報詭名畝少丁多遂至脫漏使大戸當無人之丁游民脫有丁之籍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無論富家踵足而立即小民亦不願有此也夫執干戈衛社稷非人乎萬一軍旅煩興據冊僉點何以應之彼將曰太平之世安得此語此非所以永治安而規萬代也又曰有土有人田之不存丁於何附夫有身有庸田載人去尤不通之論也某力薄言輕恐滋激擾諸丈同此利害凡可豫計而預謀者當不俟辭之畢矣唯門下實亟圖之其爲書如此

何文端公傳第三十九

何公諱如寵字康侯號芝岳萬歷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聞父疾亟歸而父歿服闋散館授編修復以母養請告公與兄布政約兄弟兩人者必一侍太夫人側三十九年布政督餉事竣歸里公乃再出擢中允累遷右庶子故事詞臣官五品歷三載無不遷者時中書某得幸政府公與左庶子趙師聖皆當遷或勸一詣某皆謝不往竟用庶子考滿前此以五品考滿者獨諸理齋後則二公天啟初拜禮部侍郎以母年九十辭不赴終母憂起故官魏廣微得志公坐與左忠毅公同里友善奪

職崇禎元年起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
娶命名例請於朝吏因索賕自萬歷末至是積疏累千
有已死尚未名未婚娶者用公言貧宗得嫁娶者六百
餘人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或自請出私財募衆助軍
朝議壯之公獨持不可謂不善用且啟內釁上召問對
如初上乃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者果稱其叵測由
是受知十二月命與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
大學士入閣輔政袁公崇煥下獄上將族之以公力解
免死者三百餘人籍其家得往還書一篋公請付閣中
已而上索書對曰焚之矣累加少保戸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四年春副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
乃允抵家復上言帝王治世之要在虛己而受忠直之
言求之今人不足則求之古人凡難處之事難決之疑
古人皆有成畫皇上法祖御世資治通鑑會典二書最
爲切要事至按之會典事前參之通鑑則賢姦昭著法
制不紊俞旨褒答公爲人博大坦夷無察察之言對客
不倡語應機時出則令人意盡以此爲士大夫所歸而
操行純雅與物無競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六年
延儒罷召公爲首輔時溫體仁方得君度其終不相容
行至淮安乞休益力許之流寇猖獗公以皖城重地宜

設專臣乃上言臣郡安慶地在江北轄以江南上接荆襄彭蠡巨浸下流直附淮揚爲留京第一要害高皇帝破陳友諒鄱湖用安慶聲援之力甚厚宸濠以數萬之衆不能越江城一步古稱長江天塹防江之法與防陸殊防陸在嚴分地防江則必控其上游安慶距留京六百里形若建瓴聲息可以相通備兵道臣原駐池州近請改駐安慶誠知其扼塞之區也今撫臣業已整師溯流疾趨臣郡觀其措施必能左提右挈過氛囫圇然此乃一時應急之策臣愚謂宜從此增設大帥統領重兵坐鎮其閒則賊以舳艫相窺大江南北各有聲援若捨

舟從陸臣邑當廬楚之交勁旅踞關郎賊馬亦不敢飛渡於形勢防守爲便其後安慶卒設巡撫公所建也公雖家居猶歲給廩祿遣行人存問每具疏謝必附陳國家大計以十四年三月卒於金陵邸第年七十三祀郡邑鄉賢祠王時贈太傅謚文端著有奏疏三卷後樂堂稿若干卷子應璜贛州知府孫亮功順治十四年舉人官古田知縣采順治六年江甯籍進士官侍讀

馬其昶曰昔公嘗語同官吾輩日出視草至漏下不休亦足少酬餐錢特不知燕居深念於漢丞相何如耳聞者致歎夫遭時艱危秉鈞謀國非尋常守職苟可自謝

責者也公致位笲相屢疏乞退皭然不滓豈其澹靜之
操然哉抑其意量之所營者大而不能自慊也